



我与瓦松

●闫景社

母亲走后，平时清静的院落愈发清静，人去屋空，空空荡荡的感觉油然而生，缺乏些许生机和情趣。猛一抬头，眼光扫过对面屋顶，几棵挺拔的矮小植物映入眼帘——原来是瓦松。它们一个个正精神饱满地站立在老屋倾斜的房坡上，瓦片与瓦片重叠的间隙竟有它们的一席之地，是它们世代赖以生存的家园。

小时候，所有的人家都住瓦屋，瓦松那时是平常之物，它们极其卑微地生长在屋顶的犄角旮旯里，从没有人关心过它们一年四季是怎样艰难地生长，并一代一代延续着生命……而今，再次发现它们，恍若隔世，已有三四十年的光景。虽然它们的家族日渐衰落，没有当年的茂盛和风光，但站在时光里，不失那份俊秀和清明。顺着竹梯小心翼翼地爬上去，用一只充满兴奋的手在瓦缝间拔出一棵神采飘逸的瓦松。它的根须繁茂，紧紧抓牢从四面八方吹来的一点点泥土，把自己的生命镶嵌在时光久远的瓦片上。这是生命之奇迹，躲在岁月深处的奇能！它们一旦与瓦片结为一体，就拥有了岿然不动的非凡能力。风吹、

日晒、雨淋、干旱、寒冷，从来不能淹没生命的顽强，也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的消亡。春去秋来，寒暑交替，阴阳变幻，瓦松如长在岩石上的青松一样，牢牢把自己融化在穷山恶水之间，经时间的砥砺和消磨，在贫瘠的方寸之间活得有模有样，潇洒自如。于是有了修行者的仙风道骨，吸天地之灵气，纳日月之精华，创造出一番属于自己的神话故事传奇……

小小瓦松不断生长、开花、结果，种子随风飘逝，游走山林溪谷之间，随遇而安。家是种子落脚的地方，是根须生长的场所。可以说，偌大的世界无处不是它们的家。早年，曾在野外裸露的岩石上看到过它们干瘪的身影，也曾担忧过它们的生命，但整块的岩石上挤满它们青褐色的身体，是生命的标本，是生命的传奇，令人赞叹唏嘘！它们根连着根，结成了网，网住岩石，兜住了生命的重量，赢得了生命的尊严，活出了生命的精彩和斑斓。

二

母亲已经走了四个多月，我也很少再次回到老家，有她在的时候，老家的一切都原

封不动地存在那里，现在好像都随她消逝了似的，没有了丝毫的牵挂。我知道，即便回去，心也无处安放。唯一惊奇的是，那天从老家屋顶带回的瓦松却在这中秋时刻绽放出异彩，它们奔放、热烈，一簇簇、一团团、一朵朵，一片片，似繁星排列，似素雪重叠。

阳台的角落里，几棵移植的瓦松挤进几个小盆内，一副松松垮垮、浪荡不羁的样子，躲在在被人注意的地方。整个夏季，强烈的阳光无情地照射、炙烤着它们，让它们曾一度枯萎、凋落，但经由一些雨水，又再次充实饱满起来，蓬蓬勃勃，活得像模像样。秋风一起，花蕾满簇，影影绰绰，头重脚轻，尽显一副憨态可掬的模样。小小的花次第开放，初开时，色红，渐渐地，转为白色，花蕊突露，丝丝缕缕，精巧而别致。花朵儿重重叠叠，团团簇簇，片片烟云，一副从未见过的瓦松的盛世的景象……淡雅的小花，是瓦松的一世精华，沐浴着多少阳光月华，历经多少阴阳得失，遭受多少牺牲付出，终将光彩照人，灿烂如斯……

瓦松是一个念想，放在目光可企及的地方，无论在哪里，它的存在，包含了亲人和家的存在，进而有了我的存在，过往时光的存在……

三

瓦松的祖先与我的家族在过去的某一时光不期而遇，它们的家安在我们家之上，早已建立起某种生命中的默契，且那种默契世代相传，薪火不断，共同构建了相容相惜的命运结合体，彼此生命中的古老基因从未改变，而又相互影响，正如我在遗落的时光中再次从它们身上寻求安慰。

虽然经历了大段时间的旁落与冷漠，但这也是一种永久的等待和发现，有时候更像是一种必会发生的奇迹，从它们再次走进我的目光，我和它们又再次相遇，如同我的祖先与它们的祖先在历史中首次相遇，这是命运的安排，也是因果的轮回。现在，我代表着我的家族，它们代表着它们的家族。

从它们身上可以找到我所希望的内容，那些内容正是我所欠缺的，从自身无法获得的，这种印证的关系很奇妙，好像一个磁场中的两极，一极证明着另一极的存在，带着彼此相互寻求的信息。

我把它们带在身边，走上了一条重逢之路，就这么走下了，走到地老天荒，走到各自的尽头……



苏幕遮·贫困村整体迁移喜过第一个春节

●朱建国

弃寒窑，脱苦难。岁岁年年，今日愁云散。党系民生书彩卷。靓丽新村，喜气苍穹漫。水泓虹，天溢艳。山舞莺歌，人醉团圆宴。领袖兰堂慈笑灿（注）。几代初心，绽放农家院。注：每家庭堂都悬挂毛主席、习主席像。

惊蛰抒怀（新韵）

●刘齐临

一声霹雳百蛰惊，大地回春草木萌。塞北雪融风送暖，江南水动鸟争鸣。改革已铸千秋业，免赋堪称万代功。盛世更觉华夏美，神州无处不时耕。

鹧鸪天·女人如梅

●刘延贞

不慕豪门不惧贫，都城荒野扎根深。雪铺大地仍开蕊，霜压枝头犹报春。抚幼弱，恤双亲，餐风露宿苦耕耘。开枝散叶成风景，女子如梅满室温。

鹧鸪天·高考

●徐艳秋

喜雨一场润千枝，又逢高考正当时。天公着意消炎暑，榴叶多情捧捧杯。未盛乐，不容悲，杯杯藏满望龙痴。红绶叠叠新裁就，结彩题名应有期。

窗边的牵牛花

●吴伟伟

一场连绵的秋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让远处的楼宇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。吃罢早饭，站在窗边远眺，窗台旁早已是绿意涌动，在这一抹绿色之中，朵朵紫色、粉色的牵牛花经过雨水的浸润更加娇艳欲滴，这些毫不起眼的小花，虽平凡却给我的生活带来一抹诗意。身处钢筋水泥的城市里，能在身心疲惫时看看这些爬满窗台的顽强小花儿，总能幻醒自己心中的小小田园梦。这些床边平凡的牵牛花，在整个夏日里，不仅为我挡住了那一片烈日阳光，还带来了一夏的美丽与好心情。

小时候，经常在路边草丛里看到牵牛花，不过那个时候经常叫它喇叭花，觉得名字土土的，样子也毫不起眼，更欣赏不了它的美。直到2015年一个夏末，同父亲一起到许昌神垕镇拜访一位钧瓷艺人，沿着一条古色古香的小巷一路前行，在拐角处突然看到一所古朴的农家小院，只见半个院子的牵牛花已探出墙外。不过，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花的名字，只觉得这些各种颜色的小花比寻常的牵牛花朵要大一些。见院子大门敞开着，就走了进去，院主人是一对老年夫妻，正忙着在院子里手拉坯做瓷器。当看到我一直盯着院子的花儿看，他们热情地邀请我到院里坐坐。听到我说怎么有这么漂亮和诗意的小院，院主人笑了笑说：“你没见过这种花？我们这叫‘二丑’，这可不是名贵花儿，特别好养活，平时都没特意管过，你看现在都快爬满了半个院子。”“二丑”好奇怪的名字啊！我不由地说，并摘了一朵放在手中仔细端详起来。院主人看我喜欢就摘了一些花种用纸包好送给我，并嘱咐我来年春天可种在花盆里。

第二年春天，我又想起了保存的牵牛花种，满心欢喜地将它们埋进了花盆里，期待着它们发芽、开花，爬满窗台的样子，于是我格外细心地照料着

它们，直到有一天惊喜地发现它们开花儿了，从此后，它们便常驻在我的阳台上。我只知道这些喇叭形状的花儿应该也叫喇叭花或者牵牛花。直到后来，读《源氏物语》才知道，朝颜也是它的名字，这时再看喇叭花，又觉得它美得出尘。

不过，牵牛花的花期很短，炎炎夏日不到一天时间便开始凋谢了。一点点收起小花伞，蜷缩成一团，像带着一个秘密似的断然离去。夜间，牵牛花的藤蔓会迅速攀爬。有一次叶圣陶的牵牛花爬墙了，他看着墙上的斑驳痕迹：“明天未必能爬到这里吧”，但出乎意外，一夜工夫它已经爬到了剥痕之上。那牵牛花的花蕾也令人困惑，开花的前一晚竟突然变大，深夜里不停地鼓出，未到凌晨四点已经开出一朵大喇叭花。记得上小学时，和同学时常蹦跶在乡间小道，清晨一抹金色的阳光下洒满大地，一颗颗犹如珍珠般的露水点缀在牵牛花上，将它衬托得格外娇艳美丽。不过那个时候在乡下一般叫它喇叭花或者叫“打碗碗”花儿。当时年纪小，每次路过看到总要冒着“将碗打了”的风险，拽下几朵插在书包上装饰用。多年过去，虽早已离开家乡多年，甚至有关家乡的记忆也渐渐模糊，但记忆里那个夏日的牵牛花是美丽的。虽然在城市里忙碌碌碌，再难看见漫山遍野的牵牛花，可我心中早已种下一个它，这是属于夏季特有记忆的花儿。

有时想想，这些平凡且顽强的小花，不正是需要我们学习吗。生活中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，但我们要抱着一颗顽强拼搏的心，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，无论在多么艰苦的环境中，我们都要坚强面对，努力奋斗，并不甘平凡用尽力气开出最美的花朵。

愿，在这个多彩的季节里，你我犹如牵牛花一样，开一刻便有一刻的欢喜，就这样简单单纯真真实实地开在季节里，也开在心田里。



李麒 作

·连载·

毛泽东离京 巡视纪实

落座后，恐怕因为熟悉谭启龙，毛主席面带微笑地先问我：“铁瑛同志，你是哪里人哪？”

“河南人，南乐县的。”

“在哪里读书的？”

“在保定二师。”

“哦，保定二师，那个学校，好学校。”毛主席明显带有赞赏的口吻，“谈谈省里情况吧！”

于是，我们就汇报了省里的生产情况：批林批孔，批唯生产力论，省里许多工厂停工，如杭州钢铁厂，1973年时生产形势很好，

还炼出特等钢，批林批孔以后，造反派说：多生产几吨钢铁算什么？苏联钢多，不还是修正主义？农村也受武斗影响，江南鱼米乡，都吃北方省运来的地瓜干、玉米面……

毛主席脸上表情凝重，他没插话，只是听着，思索着，有的地方点点头。前后谈了20多分钟。直至我们再三请主席下车去宾馆休息，他老人家才停止询问。

毛主席毕竟已是八旬老人，身材又魁梧，下火车已不太方便，由工作人员搀扶着，费了点劲，才下到站台上。汽车送毛主席穿过市区向西湖南岸汪庄驶去。

毛主席住在汪庄一号楼。此次杭州之行，他主要是医治眼疾。前后在杭州住了两个月零五天。省委分工我负责毛主席在杭州期间的警卫和安全，所以，白天我去省委开会、工作，晚上住进汪庄六号楼。

这次，到了杭州的毛主席，户外活动减少了。显然，他的手脚不那么方便了。就是在这样的身体情况下，毛主席仍夜以继日、通宵达旦地工作、看书，还委派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、张耀祠把谭启龙和

我找去，听取浙江省的工作汇报。

9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题为《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》的社论，发表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。

2月10日，毛泽东同浙江省委书记铁瑛谈话。

铁瑛回忆：

2月10日，我乘车赶往汪庄毛泽东的住处。毛泽东要找我谈话，了解浙江的情况。

是如实汇报批林批孔运动遗留下来的成堆问题的真实情况，还是追随当时的政治气候报喜不报忧？我没有犹豫，毅然选择了前者。尽管自1974年以来，我被大小会批斗了数十次，批我否定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请隐士、举逸民，宣传唯生产力论等等，纲越上越高，造反派甚至想把我划到林彪死党之列。那时我已年近花甲，被批斗一年多，不知人瘦，只见原先量体裁制的衣裤变得晃晃荡荡。可是，我从不意味着良心说假话，更不愿把责任推给下面。我当时心中有一个信念是从没动摇过的。

我把省里存在的、最令人担心的问题

一一汇报了，最严重的是造反派在各地突击发展党员，突击提拔干部，甚至出现了本人尚且不是党员，却已当介绍人，发展了七八名党员的荒唐事。

“还有这种事？这种做法不对，应该纠正。”毛泽东感到愕然，继而又摆了摆手。

讲到造反派冲进省县以上干部会议，抓人又占据杭州饭店时，他显然非常气愤，当即叫来汪东兴，说：“去打一个电话给王洪文：浙江调动一个团，把造反派从杭州饭店赶出去。”很快，中办领导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对我的评价，并作出了果断决定。经过考虑，毛泽东同意了浙江省委对当前局势的看法，并批准采取措施，制止该省造反派的胡作非为。此一举，对杭州市起了稳定作用，无法无天的派头头的嚣张气焰受挫，渴望安定团结的广大市民群众无不拍手叫好。

这时的毛泽东，不仅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登山，就连出门散步也很困难。日渐严重的衰老和疾病，使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越来越不“自由”了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●上河小学五一班 赵鹏博 辅导老师：吴占国

我的生日

时光飞逝，转眼间我已经12岁了。在这12年中，我不知不觉从懵懵懂懂的幼童长成了朝气蓬勃的少年。

一家人来到饭店为我庆祝12岁生日。一进门，一座假山就映入眼帘，山势峻峭，异常美丽。山下一汪碧绿的池水，是那样地清澈，犹如一面明亮的镜子。五颜六色的鹅卵石无拘无束地躺在水底，五颜六色的金鱼三五成群地在水中自由自在地嬉戏，碧绿的荷叶间，几朵亭亭玉立的荷花竞相开放，用那淡雅的芬芳欢迎我们的到来。

我们上了楼，走进房间里，这里的布置别有一番风味。清爽的凉风再配上悦耳动听的歌曲，令人心旷神怡。靠墙的黑皮沙发上放着许多玩具。侄子侄女见了，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灿烂。

上菜了，正当我们吃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服务员走了进来，她满面春风地递给我一个礼物盒，这个礼物盒外表金黄金黄的，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，礼盒的上方被一条约三四厘米宽的红色丝带系成漂亮的蝴蝶结，让人爱不释手。

我打开礼物盒，发现里面装着一盘寿包，这些寿包一个个像桃子一样撅着红嘟嘟的小嘴，可爱极了。当我正在欣赏把玩的时候，妈妈抱着一个一人高的棕色泰迪熊递给我，我兴奋不已，紧紧地把它搂在怀里。

吃完饭，我们便开始吃蛋糕了。当妈妈把蛋糕盒打开的一刹那，灯“啪”的一声关闭了，屋子里漆黑而又寂静。忽然，屋子上方的气球形的灯亮了起来，发出了微弱的光，一阵熟悉而又优美的歌曲响起，在朦胧的夜色中回荡，“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……”蛋糕上的蜡烛噼里一下冒出了火花，在大家的催促下，我赶紧闭上了双眼，两手叉紧，许下了美好的愿望。当我吹灭蜡烛时，亲人们的欢呼声响彻全场。一阵阵愉快的笑声不时从这儿那儿飞扬开来，飞出了窗户，飞出了饭店，飞向了寂静的夜空。

世人都说：“儿的生日，妈的苦难日”。12年前的今天，在妈妈痛苦的呻吟声中，我来到了这个世界。随着年龄不断地增长，我也渐渐地明白了世间有一种爱，它是伟大的，它是无私的，它就是——母爱。母爱似水，不断清洗掉我心灵的尘埃，让我逐渐明辨世间的非美丑；母爱是山，在我柔弱无助的时候帮我渡过一次次难关；母爱是惊雷，唤起迷失的自我，帮我调整航向，让我勇敢地走向前方。

12年中，我在妈妈的呵护下茁壮成长，从牙牙学语到口齿伶俐，从步履蹒跚到健步如飞，从目不识丁到学海泛舟……当取得一次次优异成绩的时候，当一篇篇文章发表在报纸上的时候，我总能看到妈妈脸上欣慰的笑容。

12岁，一个值得永久纪念的日子。从这天起，五彩缤纷的童年将封藏在我心中，一个蓬勃向上的少年，将开始人生新的旅程。

点评：小作者的这篇文章构思巧妙，过程叙述清楚，人物活动描述具体，生动有趣，全文结构紧凑，完整，文笔也较流畅，为小伙伴们点赞！

